

郑小驴 / 著

曲游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郑小驴 / 著

曲游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洲曲/郑小驴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
ISBN 978-7-02-009760-9

I. ①西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46993 号

责任编辑 程天翔

责任校对 刘晓强

装帧设计 马诗音
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38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8.375 插页 1

版 次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760-9

定 价 2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第一章	石门	1
第二章	南棉	17
第三章	回光	44
第四章	蛮荒	111
第五章	不存在的婴儿	132
第六章	结巴的骨头	149
第七章	逃离	190
第八章	复仇	218
第九章	回首的告别	245
尾 声		256
后 记		259

第一章 石 门

1

多年前的一个春夜，我从一场噩梦中惊醒。我望着漆黑的天花板，窗外有淡淡的月光投射进来。恐惧使我紧紧地抓着被子。隔壁房间传来一阵喘息之声，它那么粗重、急促，像是一个受了重伤之人在呻吟和呼救，又像是斗室中的困兽。我的疑惑很快被一阵离奇的忌妒和屈辱掩盖。不知道这种羞辱感从何而来，我用脚跟狠狠地踢打了一下床板，沉重的闷响让所有的声音瞬间消失。时间如凝固一般，寂静与心跳彼此交融，所有的声音如水滴进了黑夜的海洋，无影无踪。

屈辱的泪水在毯子上肆无忌惮地流淌，我强忍着抽泣，不肯发出声来，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。

……姑且不谈我的自闭，那时即便有女孩和我开一句玩笑，我也会脸红耳赤半天。北妹是我唯一愿与之交谈的人。她比我大十来岁，我管她叫姐姐。每次与她一起，我都感到异常温暖和安全。她有一张洁白的瓜子脸，秀气而澄澈的眼睛，脸上带着瓷器般的光泽……当我靠近她时，总能嗅到一股淡淡的女人香。这是令人深深迷醉的气息。她常穿着一件翠绿色的毛衣，肚子渐渐大了起来，身材看上去更加丰腴。她笑起来的时候，脸上便会浮现两个浅浅的小酒窝……这么说吧，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女性气息使我深为沉醉。

那个永生难忘之夜，天边悬挂着一轮发着毛边的月亮，月光暗淡，远处模糊不清。这种模糊远比漆黑一团更令人恐惧。后来月光全部被乌云遮蔽掉了，天又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。打着手电筒的人们在一阵狗的狂吠中纷纷地朝河边赶。手电筒的光柱里飞满了细细的雨丝。呼喊北妹的声音在黑夜中此起彼伏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这支

搜寻的队伍。声音在雨夜里格外响亮，令人不安。一无所获的人们回来时脸上都挂满了不祥的预兆。清晨时分噩耗传来：北妹夜里投河自杀了。

捞上来的北妹已经微微浮肿，她不再反抗，不再逃避。那张凄美的脸不会再有恐慌，人群中不断发出一片惋惜之声。我看到八叔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，雨水淋湿了他的头发，露出了星星点点的白头发，格外醒目。他任由头发上的雨水滑落下来，紧锁着眉头，最后蹲在地上掏出烟点上，划了好几根火柴都没点燃。旁边的人有打火机，但是他没有抬头讨火的意思。谁也没和他打招呼。灰暗的天空笼罩着世间万物，我甚至没法看清河对岸是什么，整个视野都被一片灰蒙蒙的色调所取代了。站在八叔旁边的就是掌管南棉计生文教的罗副镇长，自从我得知他是我的好朋友罗圭的父亲以后，我的痛苦就来临了。这是一个我无法改变的事实，我痛恨这个人为什么会是他的父亲。他举着一把黑伞，充当现场的指挥。他始终保持着那种克制的表情，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，显然这种事他不是第一回碰到了。

我注意到她湿漉漉的发丝上还夹杂着一根青草，这根看似软弱无力的青草，顽强地扎入她的发髻，似乎想植根而进，期待以后的发芽生长。

我弯腰轻轻地将青草拔了下来。他们诧异地望着我，我像是扔一件凶器般赶紧将它扔掉了。就好像她的死，和这根青草有着某种说不清的关系。

“哎，第三个了……”一个满嘴缺牙的老者拄着拐杖，指着北妹说。我才想起，自打年初的张家媳妇自杀后，北妹已经是今年石门的第三个死人了。

我厌恶地瞪了老头一眼。这时我惊讶地发现，北妹的面容渐渐地乌青了，像是一朵乌云遮住了她光洁的容颜。那一瞬间，我意识到生死离别的时候到了。我静静地伫立在那里，凝视着她容颜的嬗变，一股莫大的悲凉朝我袭来。北妹死了，她再也不会睁开眼瞅上我一眼，她跟随她的儿子去了。

头发凌乱，满眼血丝的油漆匠谭青依旧没能从丧妻失子的悲痛中缓过神来。他抚摸着妻子的脸，紧紧地咬着嘴唇，我看到他右侧额上隐隐暴起的青筋，像蕴含着某种不祥

的兆头。他目光阴郁地从周边人身上——扫视过去，一句话没说。许多人过来安慰他，他蹲在一旁，只狠狠地吸烟。这个口碑极佳的油漆匠在石门和青花滩等地都享有很高的声誉。他吃苦耐劳，从不多言，干活扎实，深受这一带人的欢迎。“谭青，有空闲来家刷下窗漆？”“谭青，有空来帮我家刷下寿料？”只需一句话，第二天保管准时来。他们生了两个女儿，谭青家三代单传，他家都盼他生个儿子。

干部们开始轮流做谭青的思想工作。罗副镇长的大手轻轻地放在谭青的肩部，“人死不能复生，请节哀顺变。”谭青别过头，腮帮骨鼓了一下，颧骨高耸，咬牙切齿地耸耸肩说，“我老婆不会白死的。”肩上的那只手尴尬地滑了下去。“我们也不想出这样的事……你们要是不生这个孩子，大人怎么会有事。”

“你瞎眼了吗，我头两个都是女儿！”

“女儿难道就不是人吗？”

谭青脸色顿时黑青得可怕。

罗副镇长大概被他咄咄逼人的眼神吓住了，没再接他的话。他们走后，谭青一直久久地目送他们，然后将烟蒂

重重地插在泥土里。

料理完北妹的后事，他来到我家，在母亲面前扑通一声跪倒，砰砰砰地叩了三个响头。“这些日子多亏了四婶子对北妹的照顾，谭某人无以回报，永生难忘！”母亲慌忙拉他起来，说，“人死不能复生，你可千万别做傻事情！”他拿出五百块钱，一定要母亲接着，被母亲坚决地推辞了，“你要这样客气，我就生气了！”说着母亲的眼圈也红了。他眼里噙着泪花，重重地叹了口气说，“你们的好意，谭某人只怕要来生才能报答了！”说完扭头就走，母亲拉都拉不住。接连几天，母亲都在担心，生怕他一时半会儿想不开，去青花滩找他，都是铁将军把门。邻居说，他推掉了所有的活计，将女儿们寄养在岳母家，只身去广东打工去了。

大半年前的雨夜，北妹来到我家，悄然潜伏起来。尽管母亲大她一轮有余，但她们仍如亲密无间的闺蜜，无话不谈。她教母亲和姐姐织毛衣，绣十字绣，讲她前几年去广东打工的一些经历。“工厂一倒闭，到处都是人，找不到新工作的背着大包到处晃，夜里就睡在门外边……那些

保安坏死了，四处为难人。”白天她基本上不下楼，七平方米的阁楼是她潜伏的神秘居所。只有风声紧时，她才躲到地窖去。那个地窖是父亲偷偷挖的，除了家人没谁知道。地窖里阴凉幽静，满是蜈蚣和蚂蚱，乍一进去，让人倒抽几口冷气。没人知道我家有个地窖，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也最安全，好几次，她躲在底下都化险为夷，逃避了一次次突击检查。

母亲嘱咐我，一旦有外人进来，便大声咳嗽发出警告。只有夜幕降临，关好院门，她们才放心在一起，相互讨论编织毛衣的要领。说话时口气也相对轻松了些。有的时候，也能听见她们埋怨谭青和他的母亲。

“两个女儿又怎么了，难道比男娃就少胳膊少腿了！”我听见母亲愤愤不平的声音。

“话不能这么说的老姐，”北妹那时反倒平静了下来，“没个男娃到底说不过去，我辛苦一点就辛苦一点吧。”

我简直不敢相信，她就这样走了。无风的午后，我坐在河岸的草地上，开始痴痴地幻想北妹能从河面上冒出来，对我说：

“你坐在这里干什么？你呐……这个犟孩子……”

她习惯用这种语气来和我打招呼，然后弯下腰来摸摸我的额头。她的身上总带有一种淡淡的奶香味，令我感到莫名的悸动。

那天下午是如此的漫长，我望着石门上空的乌云如蘑菇般堆积，它们凝固不散，像水泥般结实。一架飞机轰轰地从天的尽头飞往另一边，屁股后面放出连串的白雾。听人说过，人死的时候，会踏着黄泉小径，一直步入天堂口。我在心中默念着数字，当我数到一千的时候，心忖，北妹该到了天堂口了吧！软绵绵的夕阳透过黑云，映照大地，河面上的水纹瑟瑟发抖，让人莫名地感伤起来。

我依稀看到河的对岸徘徊着一个人影。那背影有些像谭青。后来我告诉了母亲，她让我带她过去找，但是河岸上空荡荡的，只有几只野狗在撒欢。

“不是说他去广东了吗？”四面八方的夜风让我们无处躲藏，旷野上一个人影也没有。

“你真的确定是他吗？”

我有些迟疑起来，也不敢断定那人就是谭青。河岸的黑色人影在我脑海中越来越小，眼看就要不见了，只剩香

烟在有节奏地闪着，像一盏警示灯。我母亲后来对没能找到谭青颇为后悔，她想要是找到了他，事情也许就会有另外一个结局。

2

我一直是一个不大受欢迎的角色，这大概和我的孤僻、不爱说话的性格有关。

“你到底和谁有仇呢？整天一副扫把星的样子……”他们常常这样嘲讽，断定我内心隐藏着不为他们所知的秘密。有一天我甚至听见背地里有人说，“罗成是个阴险的人！离他远点！”我默默地走着，加快了步伐。我想如果我回头，迎接我的一定是比流言更加恶毒的嘲谑目光。

春末夏初的雨天，迎春花开得正旺，叶片和花蕊上总是蓄满了雨滴。林间的空气清冽，到处都是小鸟的鸣叫声。记得那一天马上就要黑了，他们正在准备晚餐，我突然被一股莫名而来的孤寂所招引，很想找个地方躲起来，甚至消失掉。我故意穿着棉布鞋在潮湿的地面行走，从天而降的雨滴有条不紊地落了下来，落在我的衣襟、手心、

棉布鞋面……母亲终于被我糟蹋布鞋的行为彻底激怒了。

“看看你的鞋子！你这个败家子，你怎么不去死呢？”

我将鞋子脱掉，赤着脚冲出了雨幕。

“我再也不穿你做的鞋了，你不要再管我了！”

“你有种今晚就不要回来了！”她余怒未消。

我赤着脚，雨水中的沙粒刺得我的脚心生疼。我再也不回来了，我想。该去哪里呢？除了南棉和青花滩，我好像哪里都没有去过。天已经黑了，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雨幕中冲去。前方的路那么狭窄，看不到尽头。

我不知跑了多远，突然才发觉跑进了一片墓地。这里大多是清朝和民国年间的墓地，早已荒弃，很多墓穴因为时间久远的缘故，已经开裂或者雨水浸泡而崩塌掉了，露出了已经腐烂掉了的棺木。那里面成了蛇、田鼠和蜈蚣的天堂。据说有人从里面掏出过银元和首饰，有一回，还掏出了一件大褂，大概是清朝官员的官服。

白天这里都极少有人，非常偏僻。我站在这个令人心惊胆战的地方，却出奇的平静，或许那刻，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能让我害怕了。北妹就在那儿，气息尚存。“你这个犟小孩……”我心酸地怀念着。我想只有她能理解我的

内心。天色愈发阴暗下来，最后一点儿光线也即将被黑暗吞噬掉。尽管我尽量目不斜视，但是依旧对墓地充满了某种心慌的幻想……多亏了母亲那句令我刻骨铭心的咒骂，给我增添了勇气和悲壮。我决定继续待在这儿。傍晚的雨已经渐渐小了起来，天色朦胧，眼前的一切看上去影影绰绰，像无数道经幡在我面前摇摆、召唤。我的脑海中浮现着北妹的面容，她是我的守护神。她一刻没有离开过我。

沁入骨髓的寒冷渐渐占据了我心中的恐惧，我开始不由自主地打冷战。我变得忐忑和犹豫，不知这场赌气值不值得再继续坚持下去。

怀着摇摆不定的心情，我渐渐往回走，这时天差不多全黑了。雨倒是下不了，但是出奇的冷，虽说是暮春，但是依旧春寒料峭，几乎感受不到一丝夏天的气息。

就在这时，我隐隐地看到一个人影朝我走来，他穿着黑色雨衣，看不见脸庞。他走得极其缓慢，低着头。我吓得倒抽了几口冷气，慌不择路地躲得远远的。

他的雨帽遮住了大半张脸，始终低着头，笔直地朝墓地走去。

他的脚步停在一处墓穴前。只见他慢慢地扭过头来朝

四周扫视了一番，然后耸了耸肩膀，仰天长啸起来。让我怎么去描述这种诡异举止呢，他如招魂一般，步伐怪诞，口中发出凄厉的哭号，闻之毛骨悚然。仿佛这个世界在他眼中已经不复存在……

后来他像是累了，如雕塑一般，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，如木桩一样。万物俱静，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，他似乎蹲伏了下去，最后消失不见了！我忍受着剧烈的心跳声，慌不择路地跑了。

我后来再问他们时，他们告诉我，那晚我发起了高烧，而且一连几天都不退。几天以后，当我把当时的情景告诉他们时，母亲还以为我还在说胡话。

“这几天，你一直在向我们说这个呢。”

“这是真的。”我说。

“噢？”

“你不信吗？”

“你先把药吃了。”她对我说道。

后来他们再问我时，我不愿就此事再多说一个字。我想他们错过了分享的机会了。我将这桩事深埋心中，那个

黑衣影子某段时间里常从我脑中浮现，我给他勾勒出了一副迷人的模样。

烧退了以后，我又去了趟墓地。诧异的是，后来我再次去的时候，竟然一点害怕的感觉也没有了。我找到了那天晚上看到的坟茔，坟茔的左侧，有一个箩筐般粗的出口。无疑，那晚我看到的那个东西就是从这里钻进去的。黑乎乎的洞口像一张贪婪的巨嘴，我胆怯地退缩了。

和上回相比，那天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，碧空如洗，天蓝得让人眩晕，荒坟地上盛开着各种野花，争奇斗艳，扯上一把放在手中能闻到淡淡的清香。即便是荒草，因为绿得发油，也呈现出一种令人愉悦的美来。我才发现这片无人前来打扰的地方的确是个好去处。四周安静得只剩下我的心跳声，这种美，让人萌生出痛哭一场的冲动。

因为这里是石门高阔之地，可以看到清江从脚下逶迤而去，河两岸是初夏茂密的紫色冬茅穗儿，随风招展。眺望远方是我唯一的乐趣。极目远眺，则可以看到重重叠叠的山峦，一直延伸至天际。有时我坐在那儿沉思半天，望着远去的清江，心想北妹的魂灵是否也沿河而下了？在墓穴附近，我看到半个巨大模糊的脚印，如黄褐色的泥土多